

2007 年 7 月
第 4 期 总第 81 期

妇女研究论丛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July. 2007
No.4 Ser.No.81

一种激进的知识论: 女性主义立场论^{*}

曹剑波¹ 魏开琼²

(1. 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2.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2)

关键词: 女性主义知识论; 女性主义立场论; 境遇知识; 认知特权

摘要: 女性主义立场论是一种批判的女性主义知识论, 它以统一的女性主义立场为出发点, 以女性和其他边缘人群的生活经验为背景和来源, 以强调女性认知特权为手段, 以追求语境化知识和价值负载的强客观性为目标, 力图消灭包括性别压迫在内的一切压迫和等级制度, 建构一种真正解放的知识论。女性主义立场论虽有不少困境, 然而作为一种新兴的主流的女性主义知识论却有重要的知识论贡献。

中图分类号: D440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07) 04-0044-09

A Radical Epistemology: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CAO Jian-bo¹ WEI Kai-qiong²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th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Province,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 feminist epistemology;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situated knowledge; epistemic privilege

Abstract: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is a critical feminist epistemology. It begins with a claim of unified feminist standpoints, and its background and source are the living experience of female and marginalized crowd. It means to emphasize its epistemic privilege with a goal to pursue situated knowledge and strong objectivity. It strives to exterminate the whole oppression and the caste system which include sexual oppression, and construct a really liberated epistemology.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which is a newly arisen and main feminist epistemology, has a few of predicaments, but it produces som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epistemology.

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女性主义知识论, 是西方女权运动与当代西方知识论相结合的产物, 是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与传统知识论相碰撞的结果。它不仅为女性主义消除男性中心主义的霸权, 结束压迫妇女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哲学依据, 而且为批判与更新西方主流知识论提供了力量之源。研究女性主义知识论不仅对全面了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对及时把握最新知识论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国内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知识论的研究相对缺乏, 因此对女性主义立场论进行较系统地梳理与评介是十分有意义的。

女性主义立场论是一种批判的女性主义知识论, 它以统一的女性主义立场为出发点, 以女性和其他边缘人群的生活经验为背景和来源, 力图消灭包括性别压迫在内的一切压迫和等级制度, 建构一种真正解放的知识论。它向主流知识论的性别化倾向进行了全面的挑战, 以消除或超越主流知识论的三元模式为前提, 以强调女性认知特权为手段, 以追求语境化知识和价值负载的强客观性为目标。下文将主要评介女性主义立场论中的境遇知识和特权立场这两种主要的观点。

一、知识的境遇性

作者简介: 1. 曹剑波 (1970-), 男,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师, 哲学博士, 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 西方科学哲学与当代知识论; 2. 魏开琼 (1972-), 女,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 现代外国哲学和伦理学。

* 基金项目: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知识与语境: 当代西方知识论对知识论怀疑主义难题的解答》(编号为 20060400594)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按照哈丁 (Sandra Harding) 的看法, 女性主义知识论可分为女性主义经验论 (feminist empiricism)、女性主义立场论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和女性主义后现代论 (feminist postmodernism)。

知识具有‘社会境遇性’ (socially situated), 知识的生产和归因都依赖于具体的境遇。哈丁说:“ 知识主张总是社会境遇的。”^{[1](P54)}巴恩斯 (Barry Barnes) 和布卢尔 (David Bloor) 认为, 真假的评判受限于评判真假的语境。^{[2](P27-28)}女性主义立场论认为, 任何知识都是社会境遇的, 都是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的和特殊的人类生活经验基础上的。在特殊的社会和历史境遇中, 不存在稳定可靠的、不涉及个人利益和情感的、超越历史的中立的知识主体, 也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永久的、普遍的、独立于主体、历史或社会境遇的客观真理。知识包含了历史和社会境遇, 并且建立在日常生活经验多样性的基础上。

境遇知识 (situated knowledge) 是境遇认知者所获得的知识。知识之所以是境遇的, 是由于两大类原因, 一类是个体原因, 另一类是社会原因。巴恩斯认为, 在生产和归因知识时, 社会因素不是惟一应考量的因素, 心理因素、生物因素、物理或物质因素在生产和归因知识时都可能发生作用。^{[3](P33)}

1. 境遇知识产生的个体原因

境遇知识产生的个体原因有:

第一, 认知者的境遇性。认知者的境遇性是指认知者是特定的、具体的, 认识过程受具体的空间、时间、社会和情感的因素影响, 没有超验的、普遍性的认知特权, 这是因为, “在任何一种特定的研究条件下, 人们都是从某种特定的生活开始思考的”。^{[4](P160)}哈拉威 (Donna Haraway) 指出, 上帝“ 可以不从任何地方就能看到任何事物 (seeing everything from nowhere) ”, 我们是凡人, 不能加入上帝的这种诡计中,^{[5](P381)}并认为, 知识是来自特定的主体而不是无从所出的, 也不是来自简单性。^{[5](P389)}哈丁认为:“ 我们的分析, 也是处于社会的境遇中, 由通常很难察觉到的我们有意或无意采用的概念框架的政见所构成。”^{[6](P389)}正因为我们没有上帝之眼 (god's-eye), 因此我们的视角都是具体的、特定的。

第二, 人称的不同。个体能直接感知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并能获得这些方面的直接知识, 而他人只能通过对个体的外部征兆的解释及想象力的投射或他人的陈述来了解这些状态, 这必然导致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知识的不同。

第三, 关系的不同。由于认知者与被认知的他人的关系的不同, 因此认知者关于他人的知识也就不同。这种知识更像是理解的知识而不是说明的知识,

因为这些知识通常是心照不宣的、不能完全表达的和直观的。

第四, 情感、态度、兴趣和价值的差异。人们所描述的对象经常与他 / 她们的情感、兴趣和态度相关, 这种相关性必然影响到他 / 她们的知识。巴恩斯认为, “(科学) 知识的评判受利益和目标的制约”。^{[9](P22-23)}例如, 小偷把锁看作使人感到灰心的障碍物, 而锁的拥有者则把它看成是安全的保证。

第五, 认知风格的不同。由于人们有不同的背景信念和世界观, 因此人们有不同的研究和表述的风格, 这使得他们对同一对象的认识有所不同。

这些个体性的特征对知识的影响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影响认知者获得信息的方法; 影响知识的表达形式是清晰的, 还是含蓄的; 是正式的, 还是非正式的; 是熟知的, 还是描述的; 影响认知者对她们信念的态度是确定的, 还是怀疑的; 是独断的, 还是开放的) 和确证的标准; 影响认知者对认识意义的评价。

2. 境遇知识产生的社会原因

女性主义立场论强调社会处境对认知者“ 认知什么”和“ 怎样认知”的作用。哈丁指出:“ 社会秩序中不同的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或文化立场, 为我们提出了不同的‘看’社会秩序如何起作用的机遇和限制。社会提供了一种‘自然的实验’, 它能说明知识主张如何总是‘社会境遇的’。”^{[6](P384)}认知者的社会处境包括他 / 她的社会身份 (如社会性别、种族、性格、种族特征、社会等级、亲属关系、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 (如职业、政党关系等)。在某种程度上, 由于认知者的社会处境不同, 他们的权利、义务、被赋予的性别角色的目的和利益以及服从的规范也不同。女性主义者着重研究了作为社会处境的性别在认知中的作用, 并对生理性别 (sex) 和社会性别 (gender) 作了区分。她们认为, 生理性别主要是男女生理上的差别, 社会性别则包括性别角色、性别规范、性别特征、性别意义、性别行为和性别认同, 是社会所造成的。^{[7](P31-55)}性别角色的不同表现为社会角色的不同, 例如, 男性的政治和军事职务与女性的抚养小孩的职责就不同。性别规范的不同是指男女的行为举止规范的不同, 如男性是自信的、好动的; 女性则是恭顺的、谦逊的。性别规范是由性别角色所决定的。男女遵循性别规范的原因在于为了使他 / 她们更好地适应他 / 她们的性别角色, 尽管可能他 / 她

们实际上并未占有这些角色。性别特征与性别美德在传统知识论中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性别特征表现为“男性的”和“女性的”两种。男性如果具有“男性的”特征则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如果女性具有“男性的”特征则被认为是一种罪恶;反之亦然。

3. 性别化知识

在境遇知识的基础上,女性主义立场论者提出了“性别化知识”的概念。她们认为,人们“认知什么”和“怎样认知”受自己的、他人的或符号化的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知识被性别化了,既有男性化的知识,又有女性化的知识。如果一种知识描述的对象是世界与男性或男性气质的利益、情绪、态度或价值的关系,则这种知识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即男性化的知识;反之,如果一种知识描述的对象是世界与女性或女性气质的利益、情绪、态度或价值的关系,则这种知识就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知识即女性化的知识。传统的知识大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

知识性别化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性别化技能。虽然有些技能为不同性别的人所共有,如走路、交谈、观看等,但有些技能却打上了性别的烙印,例如,生育、哺乳的技能只为女性所特有,而斗志昂扬甚至客观的科学研究都被认为是男性所特有的。

知识受性别化的利益、态度、情绪和价值的影响。这里所导致的知识论问题有:对事物的境遇情绪性反应是否是获得有关它们知识的有效方法?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实践和概念,是否表现了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或者是否表现了其他占统治地位的种族和殖民的法则?主流的客观性、知识和理性这些哲学的概念是否表现了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如果这些特殊的科学概念框架代表了女性利益,它们将如何发生改变?

其次,性别化认知风格。有人认为,男性与女性有不同的认知风格。^{[9](P77-103)}演绎的、分析的、原子论的、非语境的和定量的认知风格是“男性气质的”;而直观的、综合的、整体的、语境的和定性的认知风格则是“女性气质的”。男性是通过争论的方式来提出自己的观点,女性则是通过叙述的方式来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认知风格的不同所产生的知识论的问题有:通过使用男性的方法来追求男性的特权是否

会歪曲发现知识的实践?是否有某些合理的研究方法因为它们与女性的认知风格有关而被不公平地忽视了?由女性的认知方式所产生的知识是否通过男性的方法不能或很难获得?

再次,性别化背景信念和世界观。由于性别不同,男女有不同的关于现象、自我以及关于其他个体的知识。例如,在家里,女性比男性更易注意到屋里脏了,这不是因为女性的视力比男性的视力更敏锐,而是女性的角色使然。这从男性外科医生比打扫卫生的妇女能更敏锐地注意到手术室的污染这一事例得到说明。又如,一个男人可能把一个女人端庄的微笑看作是一种卖弄风情的引诱,而另一个女人则可能把它解释为一种礼貌的、不愿引起别人注意的防卫性反应。这是因为男人与女人对微笑意义及作用的理解不同。这里所产生的知识论的问题是:在男性的思维视角里,男性或法律机构在判断强奸或性骚扰案件时,是否存在认知的障碍?尽管在科学研究中遵循表面上看来是客观的科学方法,然而以这种未受检查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背景信念所指导下产生的关于女性的性别理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在科学的社会实践中,如何组织不同背景知识的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而避免某些科学方法的片面性?

最后,性别化规范。女性性别规范在许多场合下不允许女性说话或抛头露面,这些规范使得妇女的观点和看法常常被忽视、压制或歪曲。性别化规范的不同因而影响人们把他/她们的知识和经验整合到他/她们发现和确证知识的实践中。

不可否认,主流知识论所提出的对每个人的基本认知和感觉器官都相同的认识如“ $2+3=5$ ”、“空气是无色的”、“水可解渴”,这类知识是无性别化的。女性主义知识论者通常也不认为这类知识性别化了。对这类知识的探讨不能回答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所产生的知识论问题。女性主义关心的问题有:怎样知道我是女人?女人可能的性别特征是什么?在男女之间发生性别冲突时,为什么男女对所发生的事情的理解会显著不同?我们如何安排科学的实践以便让科技为女性的利益服务?这类问题使女性主义知识论所关注的另类知识凸显出来了,这类知识是:现象学知识、个人的知识、知道为何的知识、道德的知识、

修车间被当作是“男人的”空间,而厨房则被看成是“女人的”空间,梨树被当作是“女性的”,来复枪则被看成是“男性的”,这些都是符号化性别的体现。符号化的性别是认知者通过习惯的联想、想象的投射、比喻性的思考而把动物和物体性别化而产生的。

由情感、态度和利益形成的知识。这类知识通常是性别化知识，它们通常影响人们对命题知识的形成和接受。

二、认知的特权性

女性主义立场论认为，在社会上和政治上边缘化群体的立场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具有认知特权，甚至主张，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越具有认知上的优越性。

1. 认知特权的理论根源

弱势者拥有“认知特权”(epistemic privilege)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关于主奴辩证关系的见解，以及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和卢卡奇由这种见解发展出来的“无产阶级立场”的理论。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观认为：(1)从奴隶主活动的角度看，奴隶不是完整的人，因为奴隶所做的每件事要么是奴隶主意志的体现，要么是偷懒和撒野的天性的结果。然而，从奴隶生活的角度看，他/她们为反抗奴隶主而消极怠工，并且集体逃离，这说明奴隶是完整的人。(2)由于奴隶主只见到奴隶所提供的劳动并直接享受其成果，对劳动过程与奴隶依附的复杂关系完全视而不见，因此他/她对整体(生产)的关系是直接的、简单的与片面的。与此不同，奴隶清楚劳动过程，同时也全盘了解主人在物质上完全依附自己，因此他/她对整体(生产)的关系是间接的、复杂的与全面的。在主奴关系中，看似全然独立的主人实质上是依附的奴隶，而看似是仰人鼻息的奴隶反倒是能够掌握社会整体关系并且从事生产、自给自足的真正主人。

马克思、恩格斯和卢卡奇将黑格尔的主奴见解发展为“无产阶级立场”理论。马克思主义宣称，无产阶级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上，具有认知特权。工人一开始并不拥有这一立场，他/她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通过他/她们角色的集体自我意识的提高而拥有它。工人的社会境遇使他/她们能够拥有一个关于社会认知的特权视角。这些社会境遇有：工人阶级的被压迫地位；工人阶级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工人阶级与实际生产资料和自然界相互作用而被赋予的认知类型；工人阶级代表所有阶级的潜在的集体自我意识。首先，压迫地位使工人阶级对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谁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有一种客观的、清醒的认识。其次，中心地位使他们亲身经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关系。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由于其他阶级的界定与他/她们相关，在认识自身及自身的阶级地位时，工人阶级把他/她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再次，工人阶级根据使用价值而非资本家所谓的交换价值来认识世界，这使得工人阶级对世界的认识更为根本。这是因为，经济与历史的基本规律，是根据对占有剩余价值(或使用价值)的斗争而非表面的交换价值(或货币价值)来反映的。这种实用的、工具性的认知模式的必然性和超历史性，使得所有社会群体根据使用价值来解释剩余价值的做法具有客观有效性。工人阶级作为未来共产主义制度下所有阶级代表者的身份(在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人作为剩余价值的占有者的一员，有着相同的阶级地位)，蕴涵着工人阶级能根据人类普遍利益而非特殊群体利益来认识世界的现实可能性。这使得工人阶级对社会的认识比资产阶级更具客观性。最后，工人阶级的集体自我意识，像所有成功的有目的的行为一样，有着自我实现的预言性。工人阶级对他们共同困境的集体洞察以及通过集体的革命行动克服困境的需要，产生了只要行动就能实现的自我理解。按这种自我理解而行动，工人阶级开始成为历史上全人类的主要代表。无产阶级立场的认知特权因而也建基于这些自主的代表者对其行为的支配上。

女性主义立场论认为，主奴辩证关系不仅适用于资本家与工人，而且也可用来解释性别分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理论为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认知特权”理论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2. 认知特权的表现

女性主义立场论宣称，在社会性别关系以及蕴涵社会性别的社会和心理现象的问题上，女性立场具有特权。与无产阶级立场的认知特权类似，女性立场的认知特权也表现在：压迫地位、中心性、认知类型和集体自我意识四个方面。

(1) 压迫地位。妇女受压迫的社会地位，使她们更愿意揭露社会真相，而不会扭曲或掩盖社会压迫的事实。女性由于有着直接受压迫的经验，因此不像男性那样，他们的特权使他们注意不到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作为一个群体的妇女。压迫使妇女在认识女性受压迫地位上具有认知特权，能建构出较少偏见和歪曲的关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论述。通过压迫者反对被压迫者的斗争，知识得以产生。被压迫者在认知上拥有特权的知识论逻辑，导致黑人女性主义

知识论的发展。柯林斯基基于黑人妇女对种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的亲身经历,以及黑人妇女自身的认知模式特点构建了黑人女性主义知识论。应用该理论,柯林斯为黑人妇女提供了新的自我认识。该认识使得她们在更大范围里去抵制种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对黑人妇女形象的贬损,并让她们以自身认同为自豪。

(2) 中心性。在女性主义立场论者看来,与工人阶级处于商品生产体系的中心一样,妇女处于日常再生的家务劳动,以及生育、抚养、照顾孩子的种族再生的生育劳动等再生工作的中心。女性的再生工作为她们深入、完整地理解人类生活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认知优势。正是由于女性在性别分工的劳动角色上的不同,她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比基于理性与情感、主体与客观、心灵与肉体二分的传统科学的理解更完整。女性的这种整体知识与传统的科学知识不同。哈丁解释说:“科学意味着不动感情的、无私利性的、无偏见的,对抽象的原理和原则的关心;女人则意味着对福利或者家庭和朋友是有情感的、有利害关系的并且是偏爱的,对具体的实践和语境的关系表示关心。”^{[9](P47)}从这个角度上说,女性的认知特权是基于:在父权制下,妇女作为一个群体能更好地知道谁的需要应该得到优先满足,具有更好地了解社会关系的现实能力。

(3) 认知类型。女性主义立场论认为,男孩和女孩在后天的教育中获得了不同的社会性别身份。社会性别的发展导致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认知类型。男性气质的认知类型是抽象的、理论的、形上的、客观的、分析的、定量的、原子的、与统治的价值有关;女性气质的认知类型则是具体的、实践的、形下的、情绪化的、综合的、直觉的、定性的、关系的、与关怀的价值有关。这是因为女性生活在一个“自然物质相互作用的世界里,而不是生活在脱离自然关系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思想与肉体相统一,并且内化为具体行为活动的世界”^{[10](P290)}这些认知类型通过分配给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劳动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男性几乎垄断了理论科学、发动战争以及要求控制政治与经济的职位;而女性则被分配了关怀他人情感的任务。传统知识论力图将女性和女性气质置于边缘的、被忽视的、附属的、无形的、受压迫的地位。由于女性气质的认知模式克服了认识的主客二分,并且关怀伦理也优于统治伦理,因此女性气质的认知模

式在认知上具有优越性。出于关怀他人之所需的动机而形成的认知模式,比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形成的认知模式会产生更有价值的认识。女性将根据普遍的利益而非按照被意识形态误认为是普遍利益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来认识世界。为了使女性气质这种认知方式制度化,必须克服脑力、体力以及关怀劳动这些表征资本主义男性家长制的划分。

(4) 集体自我意识。有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统治建立在性别对象化的基础上。在对象化中,统治群体把他们的欲望置于从属群体之上,使从属群体按照统治群体给他们规定的行为规范行动。这种由统治群体的欲望所产生的群体的不同,被描述为是给定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社会性别是由性欲所建构的对象化模式,是支配的性欲。男人把妇女看作在本质上是男人性欲的附属品,并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她们,从而把妇女塑造成妇女。妇女凭借她们对“妇女是由不公正的性别对象化构成的社会群体”的共识以及在共识基础之上的行动,能揭示这些意识形态的错误描述。妇女可以在共识的基础上,通过反对性骚扰、色情文化、控制生育等等,集体反抗男性至上主义强加于她们之上的偏见。女性主义者通过拒绝作为性对象的行动,证明把妇女作为性对象的认识既非自然又非必然。妇女集体自我意识的提高有助于她们摆脱传统观念仅把她们看作是性对象的错误。她们的特权知识是当事人的自我知识,是通过行动而成真的知识。

3. 特权立场的特点

女性主义立场论的特权立场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特权立场的后天获得性;特权立场的多样性;特权立场拥有的非完全排他性。

首先,特权立场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获得的,是通过政治斗争而在社会中产生的,而不是先天继承的。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女人却并没有女性主义的立场;男人不仅是一个男人,而且可能通过批判自己的经验并通过与较大社会和政治的结构联系而拥有女性主义的立场。哈丁认为:“女性主义的立场不是某种任何人都能宣称拥有的,它是努力的结果。(从这个方面看,一种立场不同于一种视角。)为了获得一种女性主义的立场,人们必须从产生女性经验的蔑视行为的角度,而不是从可获得的、形成男性‘统治社会性别’的经验这种片面的、不正当的视角,来看自然和社会生活,并从事必要的智力的和政治的斗

争。^{[11](P185)}斯普雷格 J. Sprague) 说:“不同的立场是由统治和压迫的社会关系中相反的状态型塑的。”^{[12](P529)}

其次, 特权立场千差万别。对女性主义立场论者来说, 立场总是依赖于社会性别、种族、国家、阶级、性倾向、宗教、年级、贫富和其他的社会差异。没有单一的女性主义立场, 只有多元的立场。正因如此, 可能出现许多不同的“女性立场”, 如黑人女性立场、西班牙裔女性立场、工人阶级女性立场、同性恋女性立场、穆斯林女性立场、中年女性立场以及第三世界女性立场, 等等。早在 1986 年, 哈丁就考虑过女性主义立场的差异性问题, 她问道:“如果女性的(或女性主义的)社会经验被阶级、种族和文化分开, 那么能否有一种女性主义的立场? 有的必定是黑人的和白人的、工人阶级的和职业阶级的、美国人的和尼日利亚的女性主义立场吗?”^{[13](P26)}哈德萨克(Nancy Hartsock)认为, 女性主义立场的不同“产生于西方文化中男性与女性生活行动结构的系统性差异之间的矛盾”。^{[10](P246)}

最后, 特权立场拥有非完全排他性。哈丁主张, 获得边缘人的立场, 不必要成为边缘人中的一员, 并认为, 特权立场不是女性特有的立场, 男人也能参与到女性主义的运动中来, 也可以生产出女性主义的知识, 男人也可以是女性主义者。她举例说, 黑格尔不是一个奴隶, 马克思也不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 然而, 他们却能以奴隶的立场和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 能从非常不同于他们自己生活的立场开始他们自己的思想。在历史上, 就像所有的弱势群体的社会运动, 都是压迫集团的“叛逆者”首先扮演反压迫的角色。她说:“尽管黑格尔把握了主奴关系的关键理解, 而这种理解只有从奴隶的行动中才能获得, 但黑格尔不是一位奴隶, 而且, ……马克思、恩格斯和卢卡奇也不是无产阶级。”^{[11](P52)}因此, “正如许多人经历的那样, 男性也能学会从女性的生活开始他们的思考活动, 北方人也能学会从南方人的生活开始他们的思考活动。”^{[14](P159)}

三、对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评价

女性主义立场论是“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14](P341)}是女性主义的主流知识论。朗基诺(Helen E. Longino)认为:“女性主义立场论已经成了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对知识论的最突出而又最有争议的贡献之一。”^{[15](P201)}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首先, 女性主义立场论揭示了主流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 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常规科学”而不是“坏科学”, 这是它比女性主义经验论激进的方面。女性主义立场论触及了传统科学的权威地位的根本所在, 指出妇女与男人在认知上的种种差异并不是妇女天生劣等的表现, 而是根源于性别二分的等级制, 从更深的层次上探索了科学中的性别不平等的根源, 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次, 女性主义立场论提出从女性的视角来观察问题, 富有启发意义。女性主义立场论强调妇女的经验是科学知识增长的有用资源, 这是传统的科学知识论所忽视和贬低的。女性立场的提出, 不仅向我们提供了以此为出发点的众多不同的研究主题, 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作为一种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工具。女性主义立场论中的多元立场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明确女性的立场, 而且提醒我们也存在其他立场。例如, 同性恋妇女的立场、第三世界妇女的立场、黑人妇女的立场和白人男子的立场, 等等。

再次, 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境遇知识观已经成为当今自然和社会科学家的常识。正如劳森 T. Lawson) 所说:“女性主义的贡献可以说极大地支持了现代社会理论所展现出来的对过度概括危险的灵感性……。没有个人或群体能合理地声称一种中立的、无关的、无偏见的视角; 所有已取得的理解都是片面的。”^{[16](P25)}哈丁指出, 立场知识论和其他知识论的基本观点, “实际上现在都在每种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中使用”。^{[9](P515)}她还说:“尤其女性主义立场论已经成了不可抗拒的反思场所。这些反思包括: 现代知识论科学哲学的资源和局限性;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科学实践; 科学中公民参与的理想的性质和范围; 社会性别关系的重要性和女性主义赋予它们的价值; 以及在新兴的多文化的、后殖民的和女性主义的世界里西方概念框架的权威性。”^{[16](P515)}

最后, 正如哈克曼(Susan Hekman)所说, “女性主义立场论为知识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转换, 这种转换不仅是女性主义理论的转换, 而且是知识论本身的转换”, 并认为冠德所说的“认知领域的新蓝图”可以说是女性主义知识论所描绘的。^{[14](P341)}20 世纪后半叶在知识论中发生了一种范式的转换, 绝对主义的、主体中心的真理概念转换成了一种境遇的、视角的和弥散的真理概念。女性主义过去是, 现在仍然是站在这种转换的最前面, 而女性主义立场

论却构成了女性主义理论中这种转换的重要维度。女性主义立场论对绝对的、普遍的知识提出了质疑,力图构建一种境遇的、地方的和公共的知识。女性主义立场论把知识定义为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它抛弃了现代知识论中的中立观察者;它把主体定义为由关系的力量所构建的而不是超验的。新范式的女性主义立场论拒绝把知识和真理定义为要么是普遍的,要么是相对的,相反,它主张所有的知识都是境遇的和弥散的。

对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质疑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

第一,女性经验、立场的多与一的矛盾。一方面,女性主义立场论假定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妇女”范畴,她们享有一套共同的经验,这些共同的女性经验不是来自她们作为女人的共同的生理事实,而是来自她们处在父权制社会边缘的受压迫的共同经历,并形成了与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群体相对立的统一立场,共同的女性经验和立场构成了女性主义批判传统知识论与建构女性主义知识论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立场论又认为处于不同种族、阶级、民族的妇女面临不同的生活境况,从而形成多样化的社会经验。这种具体的、特殊的女性身份反映了现实中妇女的多样性,不同的女性身份包含不同的需要和呼声。对于女性主义立场论的统一的经验经验和女性立场的假设,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了质疑。后现代女性主义完全否认女性统一经验和统一立场的可能性,反对将性别视为本质的、自然的,认为女性身份(identity)并非抽象的概念,它对应于不同种族、阶级、民族的妇女,她们之间有不同的等级地位之分,并各自处于不同的生活和文化传统中。女性受压迫的经历并不意味着她们享有共同的经验,并不意味着她们会形成统一的立场,在白人妇女与黑人妇女、劳动阶级妇女与中产阶级职业妇女、第三世界妇女与发达国家妇女、同性恋妇女与异性恋妇女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取向、权力要求和生活经历。所谓共同的女性经验与立场,只不过指中产阶级白人异性恋妇女的经验和立场,以它们为依据建构的女性主义知识和理论只会产生中产阶级白人异性恋妇女的特权。统一的女性身份包含着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只有支离破碎的女性身份才能避免落入男性中心主义的普遍话语,避免使女性主义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或殖民主

义的男性框架中。

然而,共同的女性经验与立场则是建立统一的政治理论与解放目标的基础,也是追求女性群体利益所必须的条件。如果女性经验与立场是复杂多样的,如何能把它们加以区分呢?如何选择对女性有用的视角和立场,帮助她们达到她们的理论和实践的目标呢?如果女性经验与立场是支离破碎的,这不仅会使女性主义立场论存在的统一基础受到威胁,而且会使建立在文化相对主义基础上的女性主义立场论甚至女性主义运动本身失去根基,也会使女性主义立场论的重建沦为一种纯粹的权力关系的建构。哈克曼指出:“如果我们采用了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多元论的观点,那么其逻辑结论是,一致的分析将变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分析坐标系。最终,每位女性都是独特的,如果我们在她的独特性中对她进行分析,那么系统的分析就会消失。女性主义的政治也是如此:我们甚至没有能力为某些类型的妇女辩护。”^{[14](P359)}

可见,女性主义立场论一方面以统一的女性经验为基础,追求更好、更真实的世界图景,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话语霸权,兼顾不同妇女的利益,又宣称女性身份和经验的多样性。这使得女性主义立场论难以在一种声音与多种选择中达成统一,因而同时受到来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两面攻击,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二,以女性生活为出发点的困境。女性主义立场论以女性生活为出发点,力图建立服务于女性解放事业的政治目的。这种出发点,面临很大的困境。哈丁指出:“如果女性主义研究和学术要从女人生活出发,就得从所有女人的生活出发。”^{[19](P268)}要实现女性主义的解放事业,女性主义立场论的研究取向不但要包括女同性恋等边缘弱势女人,而且还要包括在某个角度上看可能属于统治集团的白人妇女、异性恋女人,等等。女性主义的解放事业也必须是其他“他者”的解放事业,同时还必须从他者(黑人、同性恋、工人等)的生活出发,这些人也包括男性。这样一来,女性主义立场论的从女人生活出发的要求究竟还有多大意义?因为要从所有女性的生活出发,最终难免还要从所有人的生活出发。

第三,认知特权的困境。反对者正确指出,女性主义立场论所主张的“边缘人群的立场”具有认知的特权,所有知识都打上了社会历史的烙印,这种断言

与传统知识论所追求的超越人群、阶级、种族和历史的客观性理想是相悖的。反对者认为,所有的看法、所有的立场都是“片面的和悖理的”,因为“所有的知识必定来自某一视角”,而且“被压迫者的看法本身也是另一种话语,而不是对‘真实的’实在的理解”。尽管它是一种反霸权的话语,但它仍然是一种并不更接近“实在”的话语。^{[14](P345)}男性和女性任何一方都无法充分地证明自身优越于另一方,任何一方都存在不足的方面,只有把女性和男性的认知方式适当地结合起来,才会比单方面的女性认知方式或男性认知方式更具有优势。女性主义立场论主张女性立场的特权,会面临这样的重大挑战:如何把认知特权观与主张本氏族的人群与文化具有某种先天优越性的种族中心主义区分开来?如何把认知特权观与主张观点对立的理论各自适用于自己的社会历史境遇、没有理由反驳对方的相对主义区分开来?

认识立场根据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活动类型而各不相同,它们不仅构成而且限制了人类不同群体的知识和理解力。如果不同的社会立场产生了不同的世界观和认识模式,那么作为“边缘人”和受压迫群体的女性也会有自身的偏见、意识形态和权力欲望,她们又如何能比男性的立场更有优势和更少偏见呢?如果将女性经验和男性经验绝对地对立和隔离开来,则会再一次陷入女性主义所批判的两分法圈套,最终导致以对一种性别的虔诚替代了对另一种性别的虔诚。哈拉威指出,“被征服者的立场并没有排除批判的重新检查、解码、解构和解释的可能性”,^{[5](P583)}她认为,被征服者的立场不是“无辜的”立场。^[5]^(P584)如果受压迫的不利地位是女性成为“优越的认知者”的原因,这岂不是说,受压迫的地位对女性是有利的吗?果真这样,为何还要去改变女性受压迫的处境呢?如果说两性差异可作为不同认知方式的来源,那么女性不同阶层、群体、种族之间的差异是否亦可作为知识构成的基础呢?

第四,多元立场论与特权立场论之间的冲突。女性主义立场论主张立场的多元性。然而,由于不同的社会运动有各自不同的立场,如阶级的立场、性别的立场、种族的立场、性的立场等,而且这些不同类的立场又有各自不同种的立场,如同为女性立场又有白人女性立场/黑人女性立场、劳动阶级女性立场/中产阶级职业女性立场、第三世界女性立场/发达国家女性立场、同性恋女性立场/异性恋女性立场,这些立场不可避免地在认识问题上会有冲突,哪种立场生产的知识更有特权、更真呢?

第五,境遇知识论与多元立场论具有相对主义的倾向。因为女性主义立场论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不同的境遇知识与不同的立场为何好坏、逼真度或有效性会不同。哈丁对此虽有感知,却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她指出:“女性主义立场论进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相对主义或多元主义的方法。在日常的交谈中,‘立场’与‘见解’、‘观点’以及其他这类相对主义的术语是可以交换使用的。说它们是相对主义的,不仅因为它们是通过社会被定位的,还因为它们的影响力都是同样的。没有一个术语天生比其他任何一个术语更优越或更有特权。可是,在立场理论家借以反思的开创性分析中,对于理解主——奴关系来说,从奴隶主的生活开始思考,并不与从奴隶的生活出发一样根据充分。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运作而言,从资产阶级的生活出发的观点也不会像根据工人的生活得出的观点一样正确。在这些情况下,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有可能提供一种批判主流的机构体系和概念框架的视角。”^{[14](P162)}

第六,境遇知识观与特权知识论相互矛盾。批评者认为,女性主义立场论一方面肯定境遇知识论,否认超越历史和社会语境的确定性知识的存在,另一方面却赋予女性与其他边缘人的立场以特权。这是矛盾的。因为境遇知识观的逻辑结论是:没有视角/立场在知识论上具有特权。

[参考文献]

- [1]Harding, Sandra. Rethinking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What is Strong Objectivity? [A] in Linda Alcoff and Elizabeth Potter(eds.). Feminist Epistemologies[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 [2]Barnes, Barry and David Bloor. Relativism, Ration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 in Martin Hollis and Steven Lukes (eds.).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C]. Cambridge: MIT Press, 1982.
- [3]Barnes, Barry. How Not To D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A], in Allan Megill(ed.). Rethinking Objectivity[C].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4]Harding, Sandra. Is Science Multicultural? Postcolonialisms, Feminisms, and Epistemologies [M].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5]Haraway, Donna.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J]. Feminist Studies, 1988, 14(3).
- [6]Harding, Sandra. Comment on Hekman's " Truth and Metho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visited ": Whose Standpoint Needs the Regimes of Truth and Reality? [J]. Signs, 1997, 22(2).
- [7]Haslanger, Sally. Gender and Race: (What) Are They? (What) Do We Want Them To Be? [J]. Noûs, 2000, 34 (1).
- [8]Rooney, Phyllis. Gendered Reason: Sex Metaphor and Conceptions of Reason [J].Hypatia, 1991(6).
- [9]Harding, Sandra.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0]Hartsock, Nancy.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in Sandra Harding and Merrill Hintikka (eds.).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C].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3.
- [11]Harding, Sandra. Conclusion: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s [A]. in Harding, Sandra(ed.) .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C].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2]Sprague, Joey. Comment on Walby's " Against Epistemological Chasm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Revisited ":Structured Knowledge and Strategic Methodology[J]. Signs, 2001, 26(2).
- [13]Harding, Sandra.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C].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4]Hekman, Susan. Truth and Metho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visited[J].Signs, 1997, 22(2).
- [15]Longino, Helen E..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and the Problems of Knowledge[J].Signs, 1993, 9(1).
- [16]Lawson, T..Feminism,Realism, and Universalism[J].Feminist Economics, 1999, 5(2).

责任编辑: 绘山

(上接第16页) 察“性别化年龄”对劳资关系形态的影响。发现,在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化年龄”意味着劳动者竞争力的差异;在劳动力再生产的分裂上,“性别化年龄”意味着劳动者社会负担不同;在劳动分工上,“性别化年龄”意味着劳动者承担工作的性质有别。经过与这些因素的结合,“性别化年龄”在劳动者中制造出了有差异的社会类别,并且得到劳动者自己的认可和响应,使得资本对大姐和小妹采取了不同的控制手段,形成同一家企业中大姐和小妹

分化的劳资关系形态。

社会类别的事实化过程反映了劳动者受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对资本剥削的合理性的妥协。这正是需要广大劳工研究者进一步反思和挖掘的地方。另外,过去我们的女性农民工研究也注意到了年龄作为敏感变量的重要作用。但“性别化年龄”概念的提出,明确了年龄的社会性别含义,揭示了女性劳动者独特的劳资关系形成过程,这将成为贴切、细致分析女性农民工社会状况的有力工具。

[参考文献]

-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C].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 [2]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郑真真,解振明主编.人口流动与农村妇女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4]Zhang Li.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5]潘绥铭.生存与体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6]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7]谭深.农民工流动研究综述[EB/OL]. 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ld/t20040525_2160.htm,2004.
- [8]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7).
- [9]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M]. London: Verso, 1985.
- [10]李洁.重返生产的核心[J].社会学研究,2005,(5).
- [11]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含章